

当代德国哲学前沿丛书

庞学铨 主编

人的自我理解

自我意识、主体间责任、跨文化谅解

[瑞士] 爱尔马·霍伦施泰因 著

徐献军 译

Menschliches Selbstverständnis

Ichbewußtsein, Intersubjektive Verantwortung,
Interkulturelle Verständigung

Elmar Holenstein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当代德国哲学前沿丛书

庞学铨 主编

人的自我理解

自我意识、主体间责任、跨文化谅解

[瑞士] 爱尔马·霍伦施泰因 著

徐献军 译

Menschliches Selbstverständnis

Ichbewußtsein, intersubjektive Verantwortung,
Interkulturelle Verständigung

Elmar Holenstein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9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人的自我理解：自我意识、主体间责任、跨文化谅解 / (瑞士) 爱尔马·霍伦施泰因著；徐献军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

(当代德国哲学前沿丛书)

ISBN 978-7-100-17026-0

I. ①人… II. ①爱… ②徐… III. ①现象学—自我管理—研究 IV. ①B0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30501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当代德国哲学前沿丛书

人的自我理解

——自我意识、主体间责任、跨文化谅解

[瑞士] 爱尔马·霍伦施泰因 著

徐献军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艺辉伊航图文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17026 - 0

2019 年 8 月第 1 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19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7 1/8

定价：32.00 元

Elmar Holenstein

MENSCHLICHES SELBSTVERSTÄNDNIS

Ichbewußtsein, Intersubjektive Verantwortung, Interkulturelle Verständigung

©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2019

The copyright of the Chinese edition is granted by the Proprietor

本书根据苏尔坎普出版社 1985 年版译出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当代德语哲学的译介与研究”成果

当代德国哲学前沿丛书

总序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的十年间，相对集中地翻译出版现代外国哲学名著、重要哲学家的主要或代表性著作；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开始进入对各种哲学思潮进行认真反思和批判性研究的阶段；此后，现代外国哲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对许多重要哲学家及其思想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与此同时，对现代德国哲学也给予了充分的关注。从尼采、叔本华的意志哲学，到胡塞尔、海德格尔的现象学、伽达默尔的诠释学，再到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翻译和研究都十分活跃，特别是对他们重要著作的高质量翻译，如正在陆续出版的《尼采文集》《胡塞尔文集》《海德格尔文集》等，为我们准确地理解和研究他们的思想提供了可靠的资料基础，极大地推进了汉语学界对现代德国哲学研究的深入。

不过我们也注意到，汉语学界对现代德国哲学的译介和研究，主要集中于为数不多的著名哲学家身上，在时间跨度上，

除了像伽达默尔、哈贝马斯这样极少数的几位当代德国哲学家外，其他人的哲学活动大都在 20 世纪中期以前。因而可以说，我们在致力于现代德国著名哲学家的著作翻译和思想研究的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乃至误判了当代德国哲学的新进展。这里所说的“当代”，既指代 20 世纪中叶以后，也标识这样一个时代：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巨大发展深刻地改变了世界和人们的生活，哲学必须面对发生了极大变化的生活世界的新现象、新现实；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带来的文化和价值冲突以及多元框架下的跨文化对话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实践与理论问题。承担了这种时代使命的当代德国哲学，聚焦的问题、探讨的内容和理论的形态也便必然与之前的哲学有了很大不同，呈现出多元化的状况与趋势，出现了许多具有创新活力的哲学家和原创性的新理论、新思想，推进了当代哲学的研究，其中不少哲学家及其思想也已产生了重要的国际影响。这是哲学的“转型”而不是它的“衰落”，更不是它的“终结”。当代德国哲学依然是世界哲学的高地。

当代德国哲学的“转型”，在研究领域上突出表现在从基础深厚、影响广泛的观念哲学、现象学、存在哲学、诠释学传统转向主要由以下五个方面组成的多元状态。①实践哲学成为哲学研究的核心领域。尤其是政治哲学、伦理学和社会哲学的研究，涉及广泛，成果丰硕，并由此产生了诸如法和国家哲学、社会批判理论、生命伦理学、伦理哲学、生态哲学等许多新的学科分支和研究方向。②现象学发展呈现出不同的面貌。现象学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艺术科学等密切合作，促进了生活现象学、身体哲学、认知哲学、艺术哲学、哲学治疗学等领域的新发展。③文化与跨文化哲学成为关注重点之一。哲学家们

以交互主体性、构建性、动态性等概念为基础，在反思和批判欧洲中心主义的同时，表现出了积极而宽容地对待异质文化的对话姿态，试图建立一种多元的求同存异的跨文化哲学形态。

④欧陆人本哲学与英美分析哲学彼此影响、交互汇通。哲学家们关注并吸收分析哲学的话题内容和分析方法，在现象学、生存论、认知科学、科学哲学等领域提出全新的视点、问题和理论。

⑤对传统哲学史的当代诠释。哲学家们继承德国哲学研究的传统，从哲学史资源出发，阐发和建构自己的哲学思想，并对传统哲学广泛而深入地进行具有当代意义的诠释，使历史文本的解释更丰富、思想史研究的视野更广阔。

近年来，汉语学界对当代德国哲学家及其著作和思想开始有所关注，翻译出版了一些译著和研究论著。但总的来看，关注不多，翻译很少，出版有点散乱，研究几乎还是空白。因此，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当代德国哲学家的非哲学史或文本研究类的原创性著作进行集中译介，为汉语学界系统整体地了解当代德国哲学的发展和趋势提供综合的资料基础乃至讨论平台，是本丛书的基本旨趣。丛书原则上每个哲学家选译一本，少数影响较大的哲学家可略增加，同时选用了若干在已有中译本基础上重新修订的译本。在选择书目时，除了考虑哲学家本身的思想影响力和发展潜力之外，还充分考虑汉语学界的接受和熟悉程度，比如伽达默尔、哈贝马斯、马尔库塞等虽属当代德国哲学范围，但他们已为汉语学界所熟悉，因而不包括在本丛书译介的范围内。

参与本丛书译事的同仁朋友，无论是年轻学者还是资深专家，其认真负责的态度令我敬佩，亦深表感谢。但由于多人参与，

再加原著语言表达的差异，译文风格和术语译法上难以做到规范统一，也肯定存在错讹之处，祈望学术界同仁和读者批评指正。

本丛书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当代德语哲学的译介与研究”的成果。项目组主要成员王俊教授做了许多联络组织工作，商务印书馆学术出版中心为丛书的编辑出版付出了大量辛勤劳动。承蒙商务印书馆的大力支持，丛书将在完成项目的基础上，继续选题，开放出版。欢迎对当代德国哲学有兴趣的学界朋友积极关注和参与，共同做好这件有意义的译事。

庞学铨

2017年7月20日

于西子湖畔浙大

中译者序

本书作者埃尔马·霍伦施泰因（Elmar Holenstein, 1937—）是瑞士哲学家，主要研究哲学心理学、语言哲学与文化哲学。他出生于瑞士的圣加仑。1964—1972年间，他在比利时卢汶大学、德国海德堡大学和瑞士苏黎世大学学习哲学、心理学和语言学。1967年，他完成了硕士论文《对当代基督教神学的哲学反思》。1970年，他在比利时卢汶大学完成了《论胡塞尔的前概念与非概念体验现象学》的博士论文。1976年，他凭借《论雅格布森的现象学结构主义》一书，就职于瑞士苏黎世大学。在1971—1997年间，他的工作地点包括胡塞尔档案馆、夏威夷大学、科隆大学、日本东京大学的语言与亚非文化研究所、布达佩斯大学等。另外，他还与美国哈佛大学的雅格布森（Roman Jakobson）以及斯坦福大学的格伦贝格（Joseph Greenberg）一起进行了合作研究。1977—1990年间，他担任德国波鸿的鲁尔大学哲学教授。2002年他在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哲学教授的任上退休。1986—1987年间，他担任日本东京大学的客座教授。2004年，他担任香港中文大学的唐君毅访问教授。自2002年退休后，他一直居住在日本的横滨。

《人的自我理解——自我意识、主体间责任、跨文化谅解》（*Menschliches Selbstverständnis: Ichbewußtsein, Intersubjektive Verantwortung, Interkulturelle Verständigung*，以下简称《人的自我理解》）这本书出版于1985年。让人感到十分吃惊的是，这本仅有219页的书竟然同时包含了现象学、心理学、精神病理学、语言学、伦理学、社会学、文化学的理论与视角。这本书最大的特色之一应该就在于这种多学科的交叉性。霍伦施泰因的学术经历非常丰富。他既在德国接受了现象学的训练，又到美国接受了语言学的训练；他是一个典型的西方人，但又十分钟情东方的文化与哲学。

这本书的第一个主题是自我意识（*Ichbewußtsein*）。在现代欧洲哲学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自我理解就是本我中心主义（*Egozentrismus*），即将本我及其理智视为认识的可靠出发点。在20世纪，对这种本我中心主义的最重要的哲学支持来自胡塞尔现象学。“在胡塞尔对知觉空间的描述中，他把知觉者自己的身体作为定向的零点。所有在空间中被知觉到或者说是被想象和幻想到的东西，都以知觉者自己的身体为定向出发点。各种空间规定、方向、质和价、近和远、上和下、右边和左边等，都以知觉者自己的身体为基准点。”（本书第14页*）整个现象学运动[包括海德格尔、萨特、梅洛-庞蒂、宾斯旺格（*Ludwig Binswanger*）、格劳曼等]都接受了胡塞尔所主张的知觉空间的本我中心主义。笔者在2001年开始在浙江大学哲学系学习现象学时，首先就通过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接触到了

* 如无特殊说明，页码为原书页码，即本书边码。——译者

这种知觉空间的本我中心主义，并对之深信不疑。但笔者直到2011年读到《人的自我理解》这本书时，才开始真正认识到这种本我中心主义有多么片面。

霍伦斯泰因通过心理学（如格式塔心理学）的实验研究，揭示了胡塞尔主张中未经反思的前提。“胡塞尔的定向零点论题背后，也有这种‘不言而喻’的假设。这种假设可以表达如下：建构的起点和中心是重叠的。建构的原点也是它的中心。在胡塞尔那里，我们不能找到对这种假设的直接表达。然而，《观念II》中有相当清晰的表述。博尔诺对这种假设也有清晰的阐述：‘人作为建构和支撑空间的存在，不仅是其空间的源头，也是其空间的永久中心。’”（本书第54页）

霍伦斯泰因认为，尽管本己身体可以作为空间定向的零点，但本己身体以外的地点同样可以作为空间定向的零点。“当时最强的构造就是知觉定向的零点。这种强度以格式塔和意义要素为基础。当零点的角色落在本己身体上时，零点（事物对象）必须基于呈现在本己身体面前的知觉格式塔或特殊意义来统治其他知觉。……我们既可以将各种诸如‘上’和‘下’、‘右’和‘左’这样的空间方向配对，以及将诸如‘近’和‘远’这样的空间性质与我们的身体相联系，也可以把它们与我们看到的任何客体相联系，并以这些客体为参照。”（本书第57页）

另外，语言学的研究证明：“‘我’这个词的独特语法也不能表明自我意识是确切的认识出发点；说话者其实是用‘我’这个词语来表示他自己的相对性，并将自己移置到在‘说话活动主体’与‘陈述主体’之间的复杂角色游戏中。”（本书第59页）因此，人的本我中心观念是无法成立的。

霍伦斯泰因正是在上述多中心空间（或者说是我的去中心化）观念的基础上，来阐述他对跨文化关系的深刻理解的。他从联邦德国对于日本经济挑战的反应出发，并结合了他在东亚地区的长期居住体验，批判了欧美中心主义与文化相对主义。他主张：不同的文化不是绝对对立的，而是可以相互学习与相互超越的。“当今所有的高级文化都是混合文化，体现普遍性的部分领域（科学、技术、建筑，等等）都以不同文化贡献的融合为特征。”（本书第174页）他认为，日本与美国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它们的混合文化观念的成果。日本在现代化的过程，一方面大量地引进了西方先进的政治、经济、科技，另一方面很好地保留了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美国作为一个首先由欧洲清教徒建立的国家，也没有排斥来自世界其他地方的移民所带来的文化，而是致力于建设一种多文化共存的社会。今天的中国，正处于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而中国也正是一个混合文化的典型。中国既保留了源远流长的历史传统，又接受了西方先进的思想与成果。

当然，《人的自我理解》这本书也不是没有缺点的。在笔者看来，这本书仍有两个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第一，本我中心主义的最深层起源是什么？只要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那么霍伦斯泰因就不能彻底驳倒胡塞尔的本我中心主义。因为胡塞尔主义者可以补救说，既然自我意识是知觉活动的发起点，那么即使在某些场景中本己身体不是定向中心，但自我意识仍然可以是知觉世界的中心，因为我的意识作为能指、能构，具有相对于所指、所构的优先地位。我的意识即使不具备空间上的中心地位，也具有现象发生上的中心地位。笔者认为，胡塞

尔本我中心主义的最深层起源是“阿赖耶识”与“末那识”中的“俱生我执”。唯识学主张人有八识：眼、耳、鼻、舌、身、意、末那、阿赖耶识。前五识就是人的感观，第六识即意识。第七（末那）识与第八（阿赖耶）识是意识之外，即它们虽然存在，却无法为人意识到。末那识具有恒审思量的功能，即通过连续不断的思考，把阿赖耶识的见分（能指、能构）当作是永恒不变的我。“阿陀那识甚深细，一切种子如暴流；我于凡愚不开演，恐彼分别执为我。”（《解深密经》）因为阿赖耶识的生灭速度非常快，所以末那识感觉不出它的变化，而以为它是恒久不变的。“无始时来，念念生灭，前后变异，因灭果生，非常一故。”（《成唯识论》）每个人都有俱生我执，而这正是胡塞尔的知觉空间的本我中心主义得到广泛接受的深层心理根源。

第二个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是，混合文化面对的挑战是什么呢？随着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全世界各个国家的联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相应地，不同的文化要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频繁地发生着交流与碰撞。目前世界上主要的国家（中国、美国、德国、英国、法国等），都不再是单一文化的国家，而是混合文化的国家。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混合文化所倡导的多元主义观念已经深入人心。然而，近年来“英国脱欧”“欧洲难民危机”等事件表明，混合文化与多元主义也有负面的效应。中国、美国以及欧盟的主导文化理念都是开放与包容的，但这种友好的态度，有时候得到的是意想不到的结果（如宗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的威胁等）。不论是宗教极端主义还是恐怖主义，这类现象显然就是在混合文化与多元主义观念的宽容下，在全世界传播开来的。显然，在混合文化的大框架中，人们仍然需

要仔细地鉴别每一种文化成分，而且必须坚决清除那些有违真、善、美理念的文化观念。当然，人们同时也应该避免回到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即主张不同文化之间不能相互学习的观念。

本书是2011年由笔者的导师浙江大学庞学铨教授交由笔者来翻译的。2012年，这本书在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2017年5月，庞学铨教授提议重新修订本书，并将这本书纳入由他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当代德语哲学的译介与研究”中。时隔5年之后，笔者的德语翻译水平以及对现象学、心理学、精神病理学等学科的理解，都有了更大的进步。在这次修订的过程中，笔者将原来的译稿逐字逐句与原著进行了比对，基本上是进行了重新翻译，而不仅仅是修改。本书的翻译出版得到了商务印书馆学术中心的大力支持，在此深表感谢。

徐献军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心理学系

2018年7月11日

内容提要

对于人的本我中心与理智中心的自我理解来说（它在现代欧洲哲学占据主导地位，并且在 20 世纪仍然得到了胡塞尔现象学的支持），霍伦斯泰因在不同的理论层面上，致力于将自我意识“去中心化”。知觉空间中的我，不能作为“定向的零点”（因为知觉空间的组织其实是多中心的）；“我”这个词的独特语法也不能表明自我意识是确切的认识出发点；说话者其实是用“我”这个词来表示他自己的相对性，并将自己移置到在“说话活动主体”与“陈述主体”之间的复杂角色游戏中。

多中心空间观念就是霍伦斯泰因论“跨文化关系”的广博论文的背景；霍伦斯泰因是从联邦德国新闻界对日本经济挑战的反应出发，并且是在长期居住在东亚期间写下这些论文的。在这些新闻报道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是迂腐的文化相对主义——这种思想把文化当作彼此不能相互学习的、独立传统的产物（“要向日本学习吗？不可能的！”）。但是，不同的文化不是绝对的对立面，而是相互超越的类型。

霍伦斯泰因是德国波鸿大学哲学教授。在德国苏尔坎普出版社出版了：《雅格布森的现象学结构主义》（*Roman Jakobsons*

phänomenologischer Strukturalismus, 1975)、《语言符号学阐释学》(*Linguistik Semiotik Hermeneutik*, 1976)、《论语言的欺骗性》(*Von der Hintergebarkeit der Sprache*, 1980)。他还与伽达默尔以及雅格布森合著了《黑格尔之死》第二卷(*Das Erbe Hegels II*, 1983)。他写的论文收录于雅格布森编写的《荷尔德林、克利、布莱希特》(*Hölderlin klee Brecht*, 1976)；他与希尔伯特(Tarcisius Schelbert)合写的论文收录于雅格布森编写的《诗学文选》(*Poetik. Ausgewählte Aufsätze*, 1979)。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现象学运动的方向——从纯粹逻辑到人性	3
第二章 定向的零点——我在知觉空间中的位置	8
一 传统现象学的论题	8
二 方法论阐释	10
三 作为定向中心的主导知觉构造	11
四 格式塔和意义要素	14
五 行动空间 VS 直观空间?	23
六 躯体图式	30
七 空间规定的起源和基点	33
八 结论	41
九 胡塞尔论题中未经反思的前提	47
十 结论	53